



四書匯叅

論語

九正

仁12
2673
24-9



1012
2673
24-9

論語集註本義匯叅卷之九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

所罕言也。精義伊川曰：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蓋人當以利為心，易曰：利者義之和，以義而

制利，斯可矣。罕言仁者，以其道大故也。論語一部言仁，豈

少哉。蓋仁者，大事也。門人一一記錄，盡平生所言如此，亦不

為多也。又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

須尊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

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楊氏曰：知義而後可

與言利，知性而後可與言命，盡心然後可與言仁。中人以

論語集註本義匯叅

卷之九 子罕

一

敦復堂



大正十年六月廿五日
岡本五七氏贈

上乃可以與此故罕言又曰孔子告諸弟子只是言仁之
 方蓋接之使從此求以至於仁若仁之本體則未嘗言也
 ○或問利者義之和也惟合於義則利自至若多言利則
 人不知義而反害於利矣命者天之令也然人當脩己以
 俟之然後可以立命若多言命則人事不脩而反害於命
 矣仁者性之德也然必忠信篤敬克己復禮然後能至若
 多言仁則學者憑虛躐等而反害於仁矣三者皆理之正
 聖人所不能不言而其憂深慮遠則又不可以多言也故
 罕言而已○語類罕言利者蓋凡做事只循這道理做去
 利自在其中矣如利涉大川利用行師聖人豈不言利但
 所以罕言者正恐人求之則害義矣罕言命者凡吉凶禍
 福皆是命若儘言命恐人皆委之於命而人事廢矣所以
 罕言罕言仁者恐人輕易看了不知切己上做工夫然聖
 人若不言則人又理會不得○這利字是箇監界塵糟底
 物事若說全不要利又不成特地去利而就害若才說着
 利少間便使人生計較又不成模樣所以孔子於易只說
 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只說到這裏住又曰只
 認義和處便是利不去利上求利了孟子只說箇仁義未

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只說到義字時早是掉
 了那利字不說了緣他是箇裏外牽連底物事才牽着這
 一邊便動那一邊所以這字難說命字也是箇監界物事
 孔子亦非不說如云不知命之類只是都不說着便又使
 人都不知箇限量若只說着時便又使人百事都放倒了
 不去做只管說仁之弊於近世胡氏父子見之踢着脚指
 頭便是仁少間都使人不去窮其理是如何只是口裏說
 箇仁字便有此等病出來○問竊謂夫子罕言者乃放於
 利而行之利若利用出入乃義之所安處曰利用出入之
 利亦不可去尋討尋討着便是放於利之利如言利物足
 以和義只去利物不言自利又曰只元亨利貞之利亦不
 可計較計較着即害義為義之人只知有義而已不知利
 之為利按范氏云小入所謂利則君子所不言故語類不
 之及○利者義之和義之和處便利老蘇嘗以為義剛而
 不和惟有義在其中故和此不成議論蓋義之和即是利
 却不是因義之不和而遂用些小利以和之○命只是一
 箇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之所以賦予人者是理
 也人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

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也。又曰：命只是窮通之命。愚按：集註命以理言，語類兼理與氣言。至云只是窮通之命，及吉凶禍福皆是命，則又專主氣數條辨。謂理可統數，既有此天命之理，則其稟之氣者，雖有窮通得喪之不一，而盡性立命之學，未嘗不在於已。故不言命，則人不知限制常言。命則人又至於廢人事。聖人所以罕言之，此最道得融洽。看來此處命字自合以氣言，而窮通得喪之數要亦是天命之初與生俱賦，則未嘗不根之於理。故集註統以命之理微，蓋謂即着氣數說其理，亦精微非專以此命指天命之理言也。故語類以尹氏窮理盡性至命之說為誤。○仁之理至大，數言之不惟使人躐等，亦使人有玩之之心。蓋舉口便說仁人，便自不把當事了。○問論語何以說仁亦多，曰：聖人也不容易說，與人只說與幾箇向上底。又曰：仁學者所求，非不說，但不常常把來口裏說。○雙峯饒氏曰：夫子有常言者，詩書執禮是也，有不言者，怪力亂神是也。有罕言者，利命仁是也，無非教人者，故門人皆謹記之。○按：三件字面頗似不倫，故着兩與字聯屬之，只合作助語辭看。若從此求合上之說，則鑿矣。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

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雙峯饒氏曰：黨人見聖人無所不知，聖人所以大在於道，全德備耳。○按：發口道大哉二字，意在美其博學無疑，至無所成名，自是惜之，但無所成名正，因博學之故，則惜之之意，即在美之之中。一美一惜，總涵大字內，故下節註以一譽字括之。要之，黨人說大說博，說無所成名，總是影響而語氣却極力張皇。此聖人所以聞言而不覺抑乎自下也。學只在智能技藝上看，方與下節對針。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

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已承之以謙

也或問小註這章書聞人譽已而承之以謙自是大指有

作微文刺譏作示訓門弟子總不是徐思曠曰黨人

自譽孔子原未嘗欲孔子執原未嘗欲孔子成名存疑云

聖人把博學都放下只認無所成名一邊而欲執一藝以

成名是承之以謙也最合總之黨人所見原非知聖人惟

其不知而聖人猶謙益見得聖不自聖一語鶴突便涉機

鋒○汪武曹曰黨人之稱夫子博學固是稱其大無成名

亦是稱其大故謂夫子不敢居博而自居於執是承之以

謙也謂夫子不敢當無所成名之為大而欲以執藝成名

是亦承之以謙也○厚齋馮氏曰射御成名王良造父是

也大凡專於一善精於一藝者乃能成名如稷之稽羿之

射秋之奕皆是也學之博雖各極其精不可得以一事名

矣無所成名乃夫子之所以為大而黨人不悟也堯之民

無能名此堯之所以為大與按無所成名與民無能名語

意自別○困勉錄註中聞人譽已承之以謙此是正意若

學原不貴博此是旁意道無不在故可博亦可執不可以

一善名亦不必不以一善名此又是旁人就黨人夫子之

言看出而黨人夫子並未嘗有此意不得將此等議論夾

入正意又曰此處之謙與他處微不同蓋博學無名本極

粗淺與太宰章之多能一例但聖人謙讓之衷不但聖仁

天縱有不敢居即博學多能亦不敢遽當故後章則託之

論語集註

卷九

三

課本

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

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文集達巷

知孔子但歎美其博學而惜其無所成名謂不以一善得

名也此言至為淺近然自察邇言者觀之則於此便見聖

人道德純備不可以一善名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而其所

以然者聖人有所不知故孔子不欲以黨人所稱者自居

論語集註

卷九

三

課本

敦復堂

而曰必欲使我有所執而成名。則吾將執御矣。○問集註謂然則吾當執御矣。則以為夫子真執御。至於未後載尹氏之說曰。吾將執御矣。則以為夫子之設辭。某竊以後說於上下文意為順。答曰。黨人之稱孔子如此。不知孔子當以執賤事告人。而辭其無所成名之大。耶。當故為自屈之辭。以顯其所稱之失。耶。二者氣象之大小。必有能辨之者。按此則內註且訛。當為將而凡以此為謝黨人之辭者。其謬顯然矣。○條辨黨人。只成黨人見解。聖人聞之。又自成聖人見解。以聖人全身論學博而無可名。則無名自是聖人神化處。以黨人見解論。則藝博不能成名。只是惋惜聖人處。蓋黨人只影響見得聖人之大。聖人之博。聖人之無所成名。本是覲面千里。聖心却自謙虛之極。聞說大如何。敢當大聞說博。如何敢當博。聞說無所成名。便皇然自愧。不能成名。聞人譽已承之以謙。正自有謙之至理在。不然射御何事。而聖人欲執之以成名乎。○愚按聖人望道迫。故所見無邇言。取理精。故所攻無小物。承之以謙。自是旁人見得如此。聖人初不自知其為謙也。解此則凡一切支離悠謬之談。不攻自破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此儉字特釋指工程而

字微別時。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

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胡氏曰。麻績麻

也。謂之緇布冠者。染布為赤黑色也。冠者首服之總名。冕

者冠中之別號。禮朝服十五升。冠倍之。鄭注八十縷為升

升字當為登。登成也。雙峯饒氏曰。前漢書食貨志。周布

幅廣二尺二寸。程子言古尺當今五寸五分。弱如此。則二

尺二寸。只是一尺二寸。爾却用二千四百縷為經。是一寸

布用二百經也。其細密難成可知。○集解上節雖小於下

節。然禮以義起道理。却大變布為絲。雖是制度文為之。細

亦非隨俗俯仰苟然而已。儉字一頓。義可從。則從便自隱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

邢疏按燕禮君燕卿大夫

禮也公坐取大夫所勝解與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注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又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諸公奉篋服如命書於其上自西階東面太史氏右侯氏升西面立太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皆是臣之與君行禮下拜然後升成禮也泰驕慢也雙峯饒氏曰先已拜於堂下而君辭之則是不曾受其拜故升堂再拜以成之孔子時君弱臣強徑自拜於堂上故孔子云然人以爲諂想是此類按君臣之分森嚴尺寸不可踰越以拜下之禮而敢於拜上無君甚矣直誅其心曰泰也義挾秋霜字嚴斧鉞豈復較量從違其日雖違眾者非重於違眾而故爲抑揚之辭乃正見從下之斷然無所回惑耳

○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

也害於義則不可從矣

精義范氏曰衆人之所爲君子酌焉或從之或違之惟其是而已矣

以衆爲公義而舉從之非也以衆爲流俗而舉違之亦非也聖人之道若權衡輕重不可以銖兩欺故純儉雖不及禮而可從拜上則虧君臣之義舉世行之亦不可從也尹氏曰聖人處世可見於此蓋非有意於從違合乎義而已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

文集張敬夫云絕而不復赫曰此顏子不貳過之事

非所以語孔子蓋此絕字猶曰無耳然必言絕而不意私言無者見其無之甚也○語類絕四是徹上徹下

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已也四者相爲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

精義伊川曰任敦復堂

意之與私已必行之與固執各殊也。又曰：意與我相近，固與必相近，須要分別出不同處。呂氏曰：意則無義，必則無命。固則無時，我則無天。楊氏曰：毋意者無私意而已。若誠意則不可無也。毋必則惟義所在，毋固則與時偕行。毋我則道通為一。或問：無意者渾然天理，不在私意也。無必者隨事順理，不先期必也。無固者過而不留，無所凝滯也。無我者大同於物，不私一身也。語類：凡事順理則意自正，毋意者主理而言，不順理則只是自家私意。又曰：才有些安排布置底心，縱使發而偶然當理也，只是私意。必在事先，固在事後，如做一件事，不是了只管固執道，我做得是。○意是要如此，聖人只看理當為便，為不當為便，不為不會道我要做，我不要做，只容一箇我便是意了。問：必固之私，輕意我之私，重否？曰：意必固我只一套去，意是初創，如此有私意，便到那必處，必便到固滯不通處，固便到有我之私處，意是我之發端，我是意之成就。○意是為惡先鋒，我是為惡成就。○意是發意，要如此，必是先事而期，必固是事過而執滯到，我但知有，我不知有人，必之時淺，固之時長，譬如士人赴試，須要必得到，揭榜後便已，必不得。

了但得則喜喜不能得化，不得則慍慍亦不能得化。以此知固時久也，意是始，我是終，必固在中間，亦是一節重似一節。又云：言必信，行必果，言自合着信，行自合着果，何待安排？木有心去，必他便是，不活便不能久矣。又云：意是絲毫，我是成一山嶽也。○須知四者之相生，凡人做事必先起意，不問理之是非，必期欲事成而巳，事已成是非得失已定，又復執滯不化，是之謂固。三者只成就得一箇我，及至我之根源愈大，少間三者又從這裏生出，我生意意又生，必又生固，又歸宿於我，循環不已。○四者生於我而終於我，人惟有我，故任私意，既在私意，百病俱生，做事未至而有期必之心，事既已過，則有固滯之患。凡若此者，又只是成就一箇我耳。○無意必固我而凝然中立者，中也。○或問小註：此章聖人天理之純。○新安陳氏曰：集註四者相為終始，以下乃以常人之私欲細分之，以此四者相為終始，又平分之作兩裁判，以事前事後，又翻轉說終而復始，有三節意，皆說常人之累於私，如此非謂夫子之心無私，亦有此三件節數也。聖人之心惟純乎大公而渾然一無私耳，細察之則皆無常，人此四者之累也。愚按語類

諸條亦只就常人私欲究極言之。做不得。聖人分上。禮尊。○黃氏曰。即事而言。其別有四。以心而論。其本則一天理。流行廓然大公。物各付物。泊然順應。此心如鑑。空水止而一毫之係累無所容焉。此其所以自始至終。絕無四者之累也。○輯語。聖人難形容。記者尋出反托之法。如畫雪者。染空地。畫月者。演旁天。皆是無中生有。不但聖人不知有四件。并不曾有絕四件事也。四件是極粗名目。如何形容得聖人。形容全在無字。無字中精粗等次亦多。必推到極盡處。方是。○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孔子之無。○語類問。

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語類問。橫渠說。

畧有可疑。曰。人之為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不能化去者。若謂絕私意。則四者俱無。則曰。子絕一便得。何用更言絕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疵也。○精義。伊川曰。至公無私。大同無我。雖泯然一身在天地之間。而與天地無以異也。夫何礙焉。佛氏厭苦根塵。則是自利而已矣。張子曰。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新安陳氏曰。天

地太公而已。四者才有一。則累於私小。楊氏曰。非知足以無復太公氣象。亦何由與天地相似。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新安陳氏曰。恐人誤以畏為怵迫。懼死故本孟子。子予有戒心。訓之。匡地。

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邢疏。

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尅為僕。以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顏尅時與虎俱。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貌又似虎。拘焉五日。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云云。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新安陳氏曰。道者禮樂制度之本。禮樂制。

度者道之寓道無形體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

顯設為文然後可見耳孔子自謂語類文不在茲乎言在茲便是天未喪斯文○

地世界不成箇世界文王接堯舜禹湯之統夫子接文王之統文不在茲乎是何等關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

也匡人其如予何喪與並去聲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

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

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

能違天害已也精義明道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聖人極斷制以理又曰文不在茲乎文未嘗

云倡道在孔子聖人以為已任也又曰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為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為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呂氏曰道有興有廢文有得有喪道出於天非聖人不興無聖人則廢而已故聖人以道之興廢付諸命以文之得喪任諸已朱子申之曰道只是有廢興却喪不得文如三代禮樂制度若喪便掃地○語類問文即是道否曰既是道安得有喪未喪文乃先王之禮文聖人於此極是留意蓋古之聖人既竭心思焉將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故常恐其喪失而不可考○後死者是對上文文王言之如曰未亡人之類此孔子自謂也與天生德於子意思一般斯文既在孔子孔子便做着天在孔子此語亦是被匡人圍得緊後方說出來又問孔子萬一不能免匡人之難時如何曰孔子自見得了○問夫子平日往往多謙抑看來不曾如此說先生笑云此却是真箇事急了不覺說將出來○南軒張氏曰文也者所以述是道而有傳也文王既沒聖人以斯文為已任已之在與云斯文之喪與未喪係焉是二者豈人之能為哉天也不曰喪已而曰喪斯文蓋已之身

即斯文之所在也。雙峯饒氏曰：天生聖人，以任斯道，達則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窮則繼往聖，開來學，天意如此，人安能違天而害之？有夫子之德，有夫子之道，而後可以如夫子之自任，否則妄也。四書通文不在茲，之文即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文王接堯舜禹湯之統，夫子接文王之統，皆天也。紂能囚文王，不能違天而害文王；匡人能圍夫子，不能違天而害夫子。攷證史記曰：弟子懼孔子云：云蓋夫子之心與天為一，不待自決於言為此言者以釋門人之懼也。按家語子路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此亦可以識天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大音泰與平聲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

杜氏曰：大宰疑卽吳嚭，吳與魯會繪。

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焉，則此當是吳太宰而亦當在此年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

能為聖也。條辨：夫子二字畧頓，聖者與何其多能也，當作一氣讀，玩者與何其語氣驚歎其聖，只是驚歎

其多能耳，分明將聖字納入多能，卽多能便是聖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語類問言不為限量，何如？曰：天放縱聖人，做得恁地，不去限量。

他問如此，愚不肖是天限量之乎？曰：看氣象，亦似天限量。他一般如此，這道理，聖人知得盡，得愚不肖要增進一分，不得硬拘定在這裏。輯語看天縱二字，則聖處將殆也，謙

已自不同。孟子所謂集大成，生民未有可見。將殆也，謙

若不敢知之辭。語類將聖殆也，殆庶幾也。如而今說將次

天詩中多叶韻，所以要如此。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

言又以兼之。輯語：大宰看得多能太高，便道卽此是聖子，

貢將聖字另提起說，按子貢非但將聖字提

起且特下天縱二字不止如前人所云天亶天錫而已是
 何等鄭重。語類問夫子多材多藝何故能爾曰聖人本
 領大故雖是材藝他做得自別只如禮聖人動容周旋俯
 仰升降自是與他人不同如射亦然天生聖人氣稟清明
 事事做得出來自別。蒙引太宰所謂聖指才言亦只是
 以多能言木正指鈞弋獵較之類其說最淺即夫子鄙事
 之言觀之可見子貢所謂聖兼才德言之存於心者為德
 見諸用者為才凡建功立業設施措置皆是故曰聖無不
 通多能又才中末事耳。精言固字又字是分畫不是合
 併太宰以多能為聖重在多能子貢謂聖又多能重在聖
 聖人本領大那一件事做不出來聖無不通多能自在聖
 中但聖不止是多能故云乃其餘事耳明將聖與多能判
 而為二見不可以多能為聖也註言又以兼之
 者本可兼末未不可當本按此正曉示太宰處

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
 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
 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語類
太宰

知我乎以下煞有曲折意思聖人不直謂太宰不足以知
 我只說太宰也知我這便是聖人待人恁地温厚愚按子
 聞之是兼聞子貢之言却將子貢之言且置而曰太宰知
 我乎正蹴然不敢當聖只隱隱自認多能追思少賤而以
 鄙事自居是何等曲折若如時解直喝太宰知我多能之
 故乎語言殊少味矣。聖人自是多能今若只去學多能
 則只是一箇雜骨藝底人所以說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先生問太宰之言是以多能為聖也子貢之言是以多能
 為聖人餘事也夫子之言是以聖為不在於多能也諸君
 且道誰說得聖人地位着諸生多主夫子之言先生曰太
 宰以多能為聖固不是若要形容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
 為盡蓋聖主於德固不在多能然聖人未有多能者未
 子以多能不可以律人故言君子不多尚德而不尚藝之
 意其實聖人未嘗不多能也又曰子貢說得聖人本分底

聖人所說乃謙辭按此節語似為太宰言意却是為子貢天縱言集註非以聖而無不通也正隱觀此旨○集解不多對鄙事看在本末精粗辨取非繁簡博約之謂○紹聞編集註多能非所以率人率猶孟子數率之率與律同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試用也言由不為

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精義張子曰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語類問不

試故藝曰想見聖人事事會但不見用所以人只見他小技藝若使其得用便做出大功業來不復有小小技量

之可見矣問此亦是聖人賢於堯舜處否曰也不須如此說聖人賢於堯舜處却在於收拾累代聖人之典章禮樂

制度義理以垂於世不在此等小小處此等處非所以論聖人之優劣也○新安陳氏曰多能亦聖德無不通之驗

太宰認多能為聖知其未不知其本也子貢謂聖而又多能知其由本而該未也孔子自言與琴牢所聞皆謙辭耳

○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晉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併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

其兩端而竭焉叩音口

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語類

這空空是指鄙夫言聖人以其無叩發動也○趙氏曰叩所有而畧之故下句更用我字喚起乃叩擊有

發動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源

之意○輔氏曰始終以事言本末以物言上下以道器言精粗以

事理言必如是而後該括得盡夫子告人必發動其兩端而盡告之○語類兩端就一事而言說這淺近道理那箇深遠道理也便在這裏又曰兩端以兩頭言之凡言語必

有兩端。○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聖人謙辭。言我無所知。空空鄙夫來問我。又盡情說與他。凡聖人謙辭。未有無因而發者。這上面必有說話。如達巷黨人稱譽聖人博學而無所成名。聖人乃曰。吾執御矣。皆是因人譽已。聖人方承之以謙。此處想必是人稱道聖人無所不知。誨人不倦。有這般意思。聖人方道是我無知識。亦不是誨人不倦。但鄙夫來問我。則盡情向他說。若不如。此聖人何故自恁地謙。自今觀之。人無故說謙話。便似要人知模樣。愚按集註孔子謙言已無知識。首二句。自是謙辭。但其告人以下。便說向誨人去。想是當時有因。夫子誨人不倦。遂謂其無所不知者。故云我豈有知。但人之來問。雖至愚不敢不盡。亦只是因其所問之事理而盡告之。非關我之有知也。竊謂註義如此。經文自是前後一串語。類說入稱道處。却以無所不知誨人不倦對舉。下亦分兩項解釋。則前後說成兩概。與集註本義不合。似不可從。○精義張子曰。洪鐘未嘗有聲。由叩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紹聞編張子之言。未必聖人本意。太抵聖人之心。至虛至明。萬理咸備。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此豈人之所易窺。

測惟其見於答問之間者。無問賢愚。各隨其分量所及。有問者。無不盡誠以告之。所謂兩端者。就其問之所及事理所當然。必為之傾盡。人見聖人如此。因言聖人無所不知。聖人言我不是無所不知。但於教人之際。則如此耳。本只是謙辭。未嘗有張子之意。張子自見得聖人是如此耳。○兩端只是就所問事上之兩端。道理無事不有。兩端舉此遺彼。便是道理未盡。知得不盡。做得不盡。這事上便有遺憾。便有差錯。說得不盡。便非告人之道。便是為人謀不忠。叩兩端而竭焉。只是這事上道理合當如此。處無不盡也。其領畧之如何。則在人。非謂讀之以其所未至也。愚按其兩端。其字須坐得實。○語類問。竭兩端與執兩端如何。曰。兩端也。只一般。猶言頭尾也。執兩端。方識得一箇中。竭兩端。言徹頭徹尾。都盡。述朱。彼是採之博。而有兩端。此是告之詳。而有兩端。名同而實異。蓋彼兩端。是包衆善而言。此兩端。舉所告之詳。悉而言也。○四書通。大舜是取人之言。執其兩端。而用其一。夫子是教人之言。竭其兩端。而未嘗遺其

○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

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眾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輔氏曰：程子論佛氏之學，如管中窺天，只見上去，不見四旁，是語上而遺下也。又曰：言為無不周備，實則外於倫理者，是語理而遺物也。紹聞編叩兩端而竭，本意只是道理該當處盡，所有以告之。尹氏發明，又是孟子言近指遠。程子徹上徹下之意，蓋凡聖人之言類如此。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夫音扶。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
精義：范氏曰：天下有道，聖人在上，則鳳鳥至，河圖出。夫子憫天下生民不得其所，傷已不逢太平之時，故曰：吾已矣。言終不得見也。語類：聖人尋常多有謙詞，有時亦自諱不得。論語測何謂鳳鳥河圖也？伏羲、木、舜、文王之瑞而文明之兆也。舜、文之興也。鳳鳥至焉，羽具五色，聲中六律而禮樂作。伏羲之興也，河馬負圖出焉，數具奇偶，道昭陰陽而易道明。故曰：文明之兆也。何以歎吾已也？鳳不至，圖不出，則明王不興，聖人之道終於不明不行也。久矣。天之無意於斯文也，龜圖、鳳苞、天地之文也。天地之文有時而不得，秘聖人則之，所以為治也。秘而不示，聖人亦遂已矣。

○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新安陳氏曰：吾道文明必有其應，鳳至圖出，文明符瑞之應也。夫子有其德，無其時，鳳不至，圖不出，天未欲聖道之

行可知矣夫子所以深歎也麟出似矣而路焉春秋所以作也斯歎也其在獲麟之前乎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

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

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沈虹野曰見之我坐

而見彼之行過也過之彼坐而我行過見之也或曰少當作坐夫既謂之作則坐何待言自是雖少必作於理為正過之下不言雖

少者省文也○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

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語類問作與趨者敬之貌也何為施之齊

衰與瞽者曰作與趨固是敬然敬心之所由發則不同見冕衣裳者敬心生焉而因用其敬見齊衰者瞽者則哀矜

之心動於中而自加敬也○問作與趨如何見得聖人哀矜之心曰只見之過之而變容動色便是哀矜之心豈真

涕泣而後謂之哀矜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寂感自然內外如一方其未感也如止水如明鑑一有所感則隨

感而應敬愛之心感於內而作趨之容見於外皆自然而

然不知其所以然也○蒙引自然而然在兩必字上見

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雙峯饒氏曰范氏說外面作與趨皆由其

裏面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而然尹氏又說他人裏面雖有此未必便見於外聖人裏面如此外面也如此二說

互相發明蓋裏面不如此而外面如此者偽也裏面如此而外面不如此者誠未至也聖人至誠所以表裏皆如此

○義府謝顯道常令朱子發聽說論語首舉此章及師冕見章曰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灑掃應對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謂苦位反
鑽祖官反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

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精義明道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則是深知道之無窮也
伊川曰仰之彌高見其高而未能至也鑽之彌堅測其堅
而未能達也此顏子知聖人之學而盡形容者也張子曰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歎也
或問首四言正是顏子得見聖人之道真實高妙而苦未
端的處○語類顏子喟然歎處是顏子見得未的只見一
箇大物事沒奈何○顏子仰鑽瞻忽不是別有箇物事
只是做來做去只管不到聖人處若做得緊又太過了若
放慢做又不及聖人則動容周旋都是這道理○問高堅
前後可形容否曰只是說難學要學聖人之道都摸索不
着要如此學不得要如彼學又不得方取他前又見在後
這處皆是譬喻如此其初恁地難到循循善誘方畧有箇

近傍處○所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這只是箇中庸不可
能蓋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所以不可及自家才着
意要做去不知不覺又蹉過了且如恭而安這是聖人不
可及處到得自家才着意去學時便恭而安了此其所
以不可能只是難得到恰好處不着意又失了才着意又
過了所以難○顏子為是先見得這箇物事了自高堅前
後做得那卓爾處一節親切如一節如今學者元不曾識
那高堅前後底是甚物事更怎望他卓爾底○輯語首節
歎聖道之高妙次節言聖教之有序末節自言其功候所
至看次節註云夫子道雖高妙則首節之但贊聖道可知
原重在首節為顏子追悔從前迷境之說看註中無窮盡無方
體都只指聖道未嘗言顏子用力之誤也○愚按首節固
重在說夫子之道然畢竟是有顏子之鑽仰方越顯得聖
道之高堅不是顏子爾時真誤用工夫只緣他資稟高見
地自別急切要學聖道之大苦難下手故不能不有待於
夫子之循循善誘耳向來作顏子用功之誤者固鑿即謂
但贊聖道無關顏子求道者亦疎○或問小註顏子喟然

歎句須從學既有得中講出喟嘆來愚按喟然之歎固發於欲從末由之後而仰鑽瞻忽之境却自在循循善誘之前細讀集註及語類或問自見或以首節贊聖道之大統前後而言非是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語類循循非特以博文約禮分先後次序博文亦自有次序約禮中亦自有次序有箇先後淺深徐辨博文了又約禮約禮了又博文由淺入深由疎及密剝一重又有一重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

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語類學者說顏子喟然歎一章曰公公只消理會顏子因何見得到這裏是見箇甚麼物事眾無應者先生遂曰

要緊只在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三句上須看夫子循循然善誘底意思是如何聖人教人要緊只在格物致知克己復禮這箇窮理是開天聰明是甚次第○夫子教顏子只是博文約禮兩事自堯舜以來便自如此說惟精便是博文惟一便是約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愈密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博文工夫固多約禮只是這此子如此是天理如此是人欲不入人欲則入天理禮者天理之節文聖人於節文處描畫出這樣子令人依本子去學譬如小兒學書其始如何便寫得好須是一筆一畫都依他底久久自然好去又云天理人欲只要認得分明便喫一盞茶時亦要知其孰為天理孰為人欲○問博文是求之於外約禮是求之於內否曰何者為外博文也是內裏做出來我本來有此道理只是要去求知須是致物須是格雖是說博然求來求去終歸一理乃所以約禮也按此條易混入孟子博學詳說章義須合下數條理會○問聖人教人先博文而後約禮橫渠先以禮教人何也曰學禮中也有博文如講明制度文為這都是交

敦復堂

力行處方是約禮也。文集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畧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歧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嚮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問夫子教人不出博文約禮二事在門人莫不知有此學惟顏子獨於博約之間有所進有所得故高者有可攀之理非若其他僅可以弗畔而已曰此說得之。博文約禮學者之初須作兩般理會各盡其力則久之見得功效却。能。交相為助打成一片若合下便要兩相倚靠兩相推託則彼此擔閣都不成次第矣然所謂博非泛然廣覽雜記。綴。拾異聞以讀多取勝之謂此又不可不知。覺軒蔡氏曰文非特文章文華之文凡剛柔之往來上下之交錯微而天理之節文著而法度之煥然者皆是也極其博則貫通融會而天下之理洞然於吾心而無所蔽禮非特儀禮典禮之禮凡天理之本然人心之固有截然而有定則

者皆是也極其約則操持固執而天下之理渾然於吾身而無所虧又曰不說窮理不說格物只說博文蓋文字上該乎理而比之理則尤顯下該乎物而比之物則尤精不說理只說禮便是與復禮之禮同此禮字便有檢束有規矩準繩若只說理便泛了更味兩箇我字尤見以身體之切實用功處。雙峯饒氏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是我自去博約以學言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夫子博我約我以教言也。厚齋馮氏曰博文約禮夫子教人之法皆然惟子淵求道之力認道之真不以見夫子之為我設爾。居業錄博文是讀書窮理事不如此無以明諸心約禮是操持力行事不如此無以自至然却是立在下節只說夫子之教下節才是顏子學之所至然却是立在下節地界追感到此節故夫子之教都在自己學之得力處體出。首句人字不得混下我字首句是說聖人教人大槩下兩句才是顏子自家體貼得如此。○精言博文約禮雖是聖門公同教法然於顏子身上畢竟有不同處如為邦則夏時殷輅周冕韶舞一槩講求為仁則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使之從事全體大用一絡索交付與他博我約我顏子實見

得聖教親切處不是夫子泛泛立箇規條顏子專認爲我設也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

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語類問顏子當仰鑽瞻忽時果何所

見日顏子初見聖人之道廣大如此欲向前求之轉覺無

下手處退而求之則見聖人所以循循然善誘之者不過

博文約禮於是就此處竭力求之而所見始親切的當如

有所立卓爾在前而歎其峻絕着力不得也又問顏子合

下何不便做博文約禮工夫曰顏子氣稟高明合下見得

聖人道大如此未肯便向下學中求及其用力之久而後

知其真不如此故只於此處着力欲罷不能如人行步

左脚起了不由得右脚不起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若是到那窮神知化則須是德之盛也方能顏子其初見

得聖人之道尙未甚定所以說彌高彌堅在前在後及博

文約禮工夫既到則見得如有所立卓爾但到此却用力

不博得了只待他熟後自到那田地欲罷不能便只是就

這博文約禮中做工夫合下做時便是下這十分工夫去

做到得這歎時便是欲罷不能之效衆人與此異者只是

爭箇欲罷不能做來做去不知不覺地又住了顏子則雖

欲罷而有所不能做不是勉强如此欲罷不能是住不得

處惟欲罷不能故竭吾才不惟見得顏子善學聖人亦見

聖人曲盡誘掖之道使他歡喜不知不覺到氣力盡處如

人飲酒飲得一杯好只管飲去不覺醉即當了問卓爾

只是說夫子之道高明如此或是似有一物卓然可見之

容中道也。問顏子後來用功見得如立卓爾何故又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曰。到此亦無所用。力只是博文約禮。積久自然見得。○大率看文字且須看實處。住如喟然歎。一章且看到那欲罷不能處。如後面只自家工夫到那田。地自見得。都不必如此去贊詠。想像籠罩。○蒙引所見益。親不是認得而已也。就是行得只是不能如夫子之純熟。而神妙。○馮少墟曰。人皆有為聖人之才。只是不肯竭。之便幾於聖人。顏子得力處在一竭字。世儒受病處在。罷字。○精言欲罷不能是做工夫既竭。吳氏曰。所謂卓爾。吾才是工夫做盡。既字連下不屬上。

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文集卓爾卽是前日高堅

前後底今看得確定。卓然爾如巍巍高底。今從頭徹底皆。分明卓然盡在目中。無有遺遺。節會堅底。今皆融泮自成。條理卓然森列於中。不容紊亂。前後捉摸兩不定者。今則前者灼見其卓然在前。不可移於後。後者灼見其卓然在後。不可移於前。不是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卓爾者也。又曰。卓爾是聖人之大本。立於此。以酬酢萬變。處卽前日。

高堅前後底今看得却是親切不似向來無捉摸處也。○語類問吳氏謂卓爾在乎日用行事之間如何見得。曰。是他見得恁地。定見得聖人定體規模。此處除是顏子方見得。又曰。這箇卓爾事事有在裏面。亦如一以貫之相似。○季安溪曰。由其博文之所造。則夫子之所以妙乎一原而盡萬物之理者。若昭然於心。自之間由其約禮之所得。則夫子之所以立乎大本而應天下之變者。若揭然於日用之際。按此正與兩言一貫之義互相發。○雙峯饒氏曰。窈冥冥至道之精昏昏默然至道之極。列子之言也。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語類

瞻忽四句是一箇關。如有所立卓爾處。又是一箇關。不是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便雖見得高堅前後亦無下手處。惟其如此。所以過得這一關。欲罷不能非止是博文一節。約禮一節是博文了。又約禮約禮了。又博文恁地做去。所以欲罷不能。至於如有所立去處。見得大段親切了。那末由也已一節却自着力不得。着力得處顏子自着力了。

博文約禮是着力得處也。○問顏子平日深潛純粹觸處
 從容只於喟然之歎見得他煞苦切處。揚子云：顏苦孔之
 卓恐也是如此。到此這裏見得聖人直是峻極。要進這一步
 不得便覺有懇切處。曰：顏子到這裏也不是大段着力。只
 他自覺得要着力自無所容其力。又曰：茲苦也。茲其所以
 為樂也。○所立卓爾則已見得定。但未到耳。只是天理自
 然底不待安排。所以着力不得時。蓋為安排着便不自然。
 便與他底不相似。又曰：所以着力不得緣聖人不勉而中
 不勉而得賢者若着力要勉。不勉便是思勉了。此所以
 說大段着力不得。今日勉之。明日勉之。勉而至於不勉。今
 日思之。明日思之。思而至於不思。自生而至於熟。如寫字一
 般。今日寫明日寫。自生至熟。自然寫得。○輯語卓爾下語
 勢自有一頓。下二句方有神理。蓋工夫到此。又是一層境
 界。程子所謂到此地位工夫尤難。又在卓爾上轉出。看註
 中所見益親下着而又字作轉語。可見愚按語勢似轉而
 意理實非此。疆爾界故或問小註曰：未由即在卓爾裏看
 非有兩境。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

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閒也。

橫渠曰：大

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潛室陳氏曰：自大趨於
 化。自思勉至不思不勉。介乎二者之境。所未達者一閒。非
 人力所能為矣。但當據其所已。然從容涵養。勿忘勿助。至
 於日深月熟。則亦將忽不期而自到。而非今日之所預知
 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

問顏子此說亦是立一箇準則。與學者求道用力處。故程子以為學者須學顏子。有可依據。孟子才大難學者也。曰
 然。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

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

或問歸功聖人句。未安。蓋此非有所歸功。

但敘其所學之本末。而歎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
 其未能遽至聖人之地耳。

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

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文集高堅前後者顏子始時之所見也博文約禮者中間用力之方也欲罷不能以後者後來得力之效驗也中庸所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者正謂此博文約禮工夫不可間斷耳若能如此實用其力久之自然見得此箇道理無處不在不是塊然徒守一物硬定差排喚作心性也。語類問程子言到此大段著力不得胡氏又曰不怠所從必欲至乎卓立之地何也曰末由也已不是到此便休但工夫用得細不似初間用許多粗氣力如學問思辨行之類這處也只是循循地養將去顏子與聖人大抵爭些子只有些子不自

在只恁地養熟了便忽然落在那窠窟裏明道謂賢母謂我不用力我更用力人見明道是從容然明道却自有着力處但細膩了人見不得輯語末由正有進境。或問小註欲從末由是化不可幾未達一間處此正學之所至孔顏兩下分合處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胡氏曰此必夫子失司寇之後未致其事之前也若薨奠則子路死於衛久矣大夫老而致事而得復從其列無家臣者無祿故也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間如字

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語類問久矣，由指那一事言也。曰是指從來而言，問人苟知未至，意未誠則此等意慮時復發露而不自覺。曰然。問由之行詐如何。曰見子路要尊聖人，恥於無臣而為之。一時不能循道理。子路本心亦不知其為詐，然而子路尋常亦是有不明處。如死孔悝之難，是致死有見不到，只有二毫不誠便是詐也。慶源輔氏曰：子路之意以夫子之聖，其喪不可以俯同眾人，必當有以尊異之。然不知聖人之喪，豈以家臣之有無為輕重哉。既斥子路以行詐，而又自謂其欺天，蓋以義理之不可犯如此。胡氏曰：孔子初未嘗知為臣之事，而曰吾誰欺者，引咎歸己以責子路也。

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三三子之手乎？且予縱

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

之以不必然之故。說約上節言家臣之不當有此節言家

情度勢以曉之用，兩且字作轉，正深見其不必然也。○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簣。

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汪氏曰：禮記易簣章一正字足

以斷此章而責子路，故引之。曾子易簣而死，為得其正。夫子苟死於家臣之手，不正甚矣。

彼執燭之童子，尚知大夫之簣不可不易。子路乃不知無

臣之不可為有臣乎？夫子席不正且坐，割不正且食，况臨死生之際乎？范氏引此見聖人心安於正，死生一而

已。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

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

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紆粉反。匱，徒木反。賈，音嫁。

韞，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

端以問也。語類：子貢只是如此設問，若曰：此物當是只藏之，惟復將出用之耳，亦未可議其言之是非也。

按：子貢意固側沽一邊，然語只平下看，聖人意思如何，言善賈未嘗不珍重美玉，但說箇求字，便微有不能待之心。然意在不欲置美玉於無用，非必自銜以求售也，故未可輕議。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

賈而不當求之耳。精義：謝氏曰：聖人非懷寶而迷，邦者然道大不容，賜以為苟終於此而已，豈不

猶韞玉乎？意其必有異乎人之求之者，一冀其道之行也。沽之哉，沽之哉，言必於沽也。我待賈者也，言非求也。○南軒張氏曰：子貢以美玉為喻，疑夫子將終藏而不售也。若夫子之意，則以為君子豈不欲施用於世乎？然不輕售者，必待其可而後出耳。如子貢所謂求善賈則非矣。待賈者，循乎天理而求賈者，心已先動矣。○或問小註：待字在聖人自當合用行舍藏無所係累處看。○輯註：果是美玉，未有不當沽者，果是沽美玉，未有不待賈者。世必無不待賈而沽之美玉，而千古媒銜之子，用此藉口，不知惟其待賈玉是以美，一求之後，豈復有玉乎？今日與人商量，不必問沽不沽，求不求，只要問是美玉不是美玉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

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

枉道以從人，銜玉而求售也。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語類問此章與乘桴

浮海莫是戲言，否曰只是見道不行，偶然發此歎，非戲言也。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或問：程子謂所居則化，何陋之有？聖人之事也。張子謂忠信篤

敬，蠻貊可行，學者之事也。語類問：子欲居九夷，尚可使聖人居之，真有可變之理，否曰然。文集問：九夷尚可使何故不化？中國曰：當時中國未嘗不被聖人之化，但時不用不得行其道耳。新安陳氏曰：陋在彼，不陋在我。君子所過者化，若居夷狄，必將用夏變夷，陋習自可化矣。義府：君子可夷狄，可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九夷之陋於君子，何與

焉。按此與所居則化意別，而理自相通，須知聖人全體大用，此中具足，而意緒却自無聊，與欲字發端一例。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

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

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東陽許氏曰：朱子詩傳綱領釋此章，引漢禮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

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其言如此。古之樂章，既各有體制，亦各有音節，孔子之時，相錯失倫，故為之更定，使復其本。陳氏曰：不及風者，列國多不正之聲，朝廟所不奏。二南亦用之房中耳，故正樂只言雅頌。述朱：此章因語類未辨論，或問所取諸說亦多，備伺之詞，故時解有將詩樂並提各開說者，有將詩樂粘連說者，二者皆非。蓋詩者樂之篇章，雅頌不得所，大原頭先不是，何論聲律是各開說者，非也。然樂正之功大而博，雅頌雖是原頭不過正樂中

之一端謂樂正全在序詩粘連立說亦非考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一段可以得其大槩如詩言志是詩人先有志存於中因作詩以表彰之迨歌永言其詩方有長短之節而可譜之於樂此詩樂相關處詩若不得所樂固無由而正也歌既有長短之節則必有高下清濁之聲此宮商角徵羽之所由來也若聲不依永樂亦不得而正有聲又必有律陰陽各六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諸法不備律不和聲樂亦不得而正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入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入音不克諧而相奪倫樂亦不得而正然則所謂樂正者豈專以雅頌得所為全功哉再合之語太師章聲音則有翕純嘽繅節奏則有始從成朱子謂將正樂而語之之詞意亦相合又如師摯在官之初關睢之亂洋洋盈耳無非樂正之功是知僅以詩得所為樂正者亦偏說也此須講得不粘不脫方為得解至於正名分之說時解取左傳為證謂詩樂相關亦止得其一節條辨一言樂正則凡樂中之聲音文物都正如八佾六佾以降至四佾一成以至九成與其間由翕如至純嘽繅之類皆是不止正樂中之篇章也但篇章却是樂中要事

不得謂正詩無關正樂雅頌乃是舉其大者得所不但雅與頌不相混雅之中亦各有其所頌之中亦各有其所以篇章次序言如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則序之於前天保為臣答其君則繼之於後是也以所用之人言如雅則出車以勞還帥林杜以勞還卒頌則清廟維清以祀文王天作以祀太玉昊天以祀成王彼此不得通者是也以所用之地言如我將為宗祀文王于明堂時邁用之於巡狩朝會祭告是也以所用之事言如雅則四牡為勞使臣皇華為遣使臣頌則臣工為戒農官豐年為賽田事之類是也此皆各得其所中正義自與正樂相關○輯語樂兼聲音文物言雅頌者樂之文也故此章重樂不重詩上說樂正舉其全雅頌得所就樂正中舉其大者言耳樂之不正雖不止文義然文義之失為大故兩句是一綱一目按此則然後二字貫下樂正雅頌得所而雅頌得所即在樂正之中分兩件講不得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

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精義呂氏曰庸行之謹是

乃所以為難能。語類此說本卑非有甚高之行然工夫却愈精密道理却愈無窮故曰知崇禮卑又曰崇德廣業蓋德知雖高然踐履却只是卑則愈廣。南軒張氏曰此章視之若易能然行之無憾則未易也蓋於天理之當然者求盡其道而於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雖聖人亦極乎是理而已。夫子教人每指而示之近使人皆可勉焉。新安陳氏曰前三者非聖人之極至猶不敢當謙而又謙之辭此則視前三者事愈卑而謙謙之意愈切矣。義府今人事父兄亦多體面不失事公卿謹密決不致得罪然一念之微不知與盛德自然何啻天壤以此見孔門之學平實中最精微。條辨喪事槩指期功以下人所易忽者言。問辨錄人只在形跡上看必待沉酣頓頓然後為困聖人在心上看若稍多一酌稍過其則便自知之人看他依然動容中禮何有一毫差錯此正聖人精細不可及處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夫音扶舍上聲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

此五句所包甚濶。勿齋程氏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無聲無臭是曰道體。問逝訓往集註謂往過來續似多了來字。雙峯饒氏曰不說來者無以見往者之無窮往是前面已去底來是後來接續去底二者皆往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精義伊川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此便是無窮。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道了却他又謂先儒以靜為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下面一畫便是動。語類逝只訓往斯字方指川流處。古說是見川流因歎大抵過去底物不息天運流行不息如此亦警學者要當如此不息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所以能見之。此是形容道體伊川所謂與道為體此一句最妙其嘗為人作觀瀾詞中有二句云觀川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流之不息兮悟有本之無窮。

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

語類天理流行之妙。若少有私欲以間之，便如水被些障。

塞不得，恁地滔滔流去。又曰：才不省察，便間斷。問注云：於此發以示人，其反而求之，身心固生生而不息，氣亦流通而不息。二者皆得之於天，與天地為一體者也。然人之不能不息者有二：一是不知後行不得，二是役於欲後行不得。人須是下窮理工夫，使無一理之不明，下克己工夫，使無一私之或作，然此兩段工夫，皆歸在敬字上。故明道云：其要只在謹獨。曰：固是若，不謹獨，便去隱微處間斷了。能謹獨，然後無間斷。若或作或輟，如何得與天地相似。存疑道在天地者不息，在人者亦不息，但天地無心，其不息者常不息，人心有欲，其不息者有時而息矣。聖人即川流語道，欲人因此悟道之在我者，本不息，時時體察於日用事物之間，以遏其人欲之萌，使道之不息者常存於我也。○輯語夫子之旨，在不舍不在逝者，着眼在逝者，非不靈曠，警悚然止，是佛老見處。○程子曰：此

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

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

語類問

道體也。下面云：是皆與道為體，與字其義如何。曰：此等處要緊，與道為體，是與那道為體，道不可見，因從那上流出來。若無許多物事，又如何見得道。便是許多物事與那道為體，水之流而不息，最易見者，如水之流而不息，便見得道體之自然。此等處間時好玩味。○問：向見先生說道無形體，却是這物事盛載，那道出來，故可見與道為體，言與之為體也。這體字較粗，如此則與本然之體微不同。曰：也便在裏面，只是前面體字說得來，較濶連本末精粗都包在裏面，後面與道為體之體，又說出那道之親切底骨子。恐人說物自物，道自道，所以指物以見道，其實這許多物事，湊合來，便都是道之體。在這許多物上，只是水上較親切易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本無聲，此四者非道之體也，但因此則可以見道之體耳。那無聲無臭，便是道，但尋從那無聲無臭處去，如何見得道。因有此四者方見得，那無聲無臭底，所以說與道為體。○日月寒暑等，不是道，然無這道便也無這箇了。惟有這道方始

有這箇既有這箇則就上面便可見得道這箇是與他做
 骨子。體字似那形體相似道是虛底道理因這箇物事
 上面方看見如曆家說二十八宿為天之體天高遠又更
 運轉不齊不記這幾箇經星如何見得他經禮三百曲禮
 三千無一事之非仁經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或問小
 禮曲禮便是與仁為體者察識道體之自然不息一意也法之以
 自強不息又一意也愚按兩意自是一串及其至也純亦
 不已焉文集問道無一息之停其在天地則見於日往月
 來寒往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終古未嘗
 間斷其在人則本然虛靈知覺之體常生不已而日用萬
 事亦無非天理流行而無少息故舉是道之全而言合天
 地萬物人心萬事統是一無息之體分而言則於穆不已
 者天之所以與道為體也生生不已者心之所以與道為
 體也純亦不已者聖人之心與天道為一體也自強不息
 者君子之所以學聖人存心事天而體夫道也曰此亦得
 之與道為體四字甚精蓋物生水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
 流非道之體乃與道為體者也

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

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語類有天德則便

道無天德則是私意是計較後人多無天德所以做王道
 不成。能謹獨則無間斷而其理不窮若不謹獨便有欲
 來參入裏面便間斷了如何却會如川流底意。或問川
 上之歎程子所謂純亦不已者非以為聖人之意本如是
 也亦曰非其心之如是則無以見天理之如是耳其要只
 在謹獨者言人欲體此道者當如此也蓋道無時而不然
 惟謹其獨則可以無所間斷而不虧真體。文集川流不
 息天運也純亦不已聖人之心也謹獨所以為不已學者
 之事也。純亦不已只是無間斷於獨而不謹焉則有間
 斷而與天地不相似矣。紹聞編眾人具動靜之理而常
 失之於動故其要只在慎獨聖人全動愚按自此至終篇
 靜之德而常本於靜故純亦不已焉

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

民鮮能之胡氏曰好德而好色是好德未能深也不好色而不好德焉則其不好色亦何所就也是故色

者人之所好好而難疎德亦人所同好好而難親知其病而痛藥之不使根莠得害嘉穀則志氣清明而獨立乎萬

物之表矣。慶源輔氏曰常情於好色則誠好之至好德則多虛偽不實謝氏言民鮮能之蓋至誠而好則內外表

裏如一而心志容色皆應有不可掩者 ○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

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語類招搖如翔

翔。新安陳氏曰夫人不翟弗自蔽公與同車翔翔過市無恥孰甚焉孔子此言為靈公好色而發也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

進吾往也簣求位反覆芳服反

簣土籠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

紹聞編書以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喻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此處夫子借以勉人之進學不怠故先言止吾止也而後

言進吾往也蓋因書語而更發一意愚按夫子翻譜為新妙即從一簣上轉關有無限激發 言山成而

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

自往耳蓋學者自疆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

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胡氏曰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

者亦若是此吾往者也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此吾止者也其進其止皆非他人所能與此君子所以自

強不息也。或問小註看吾止吾往可見責在吾而不在入須着力鞭策過去不使有一毫推委念頭。慶源輔氏

曰其止也非有足之者也乃吾自止耳其進也非有趣之者也乃吾自往耳反觀內省而自強不息為學之終始蓋不待外求而得之矣。輯語開口便着譬如二字則為學之義已在言先按舊說以為如詩六義之比然與苗秀松柏諸章自微別。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與平聲

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語類語之不惰惟於行上見得他不惰不能皆是其不惰處按此重力行邊。顏子聽得夫子說話自然住不得他人聽過了半疑半信若存若亡安得不惰按此條推本心解。慶源輔氏曰心解謂知得透徹聞一知十是也力行謂行得至到既竭吾才是也。雙峯饒

氏曰惟其心解所以力行夫子稱顏子所以勵羣弟子也。紹聞編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集註此二句正狀他心解力行處時雨之化在教者生意之暢遂在受者而教者不能預其力按語之諸賢所同不惰則惟回所獨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

未已也。子謂顏淵四字當句絕。紹聞編集註云進止二字說見上章言進即進吾往之進止即止吾止之

止也當時多有以未見聖人之止為說者故集註破之。勉齋黃氏曰知愚賢不肖之分惰與不惰止與不止之間耳知逝者如斯之意則誠不容於止且惰矣。存疑語之不惰正是見其進未見其止處。蒙引孔子之意蓋謂顏子之學進進不已使假之以年當優入

聖域矣而不幸短命以死殊可惜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音扶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精義范氏曰人性質雖美而不能成德則如秀而不實苗必至於實然後可食學必至於成然後為賢萬物皆然有生而不長有長而不成者人之學必期成就不可如苗而不秀秀而不實。語類苗須是秀秀須是實方成不然何所用學不至實亦何所用。或問小註此是聖人勉人進學如此要得申重鞭策之意兩有矣夫歎其不應有此令人思其所以有此之故。南軒張氏曰養苗者不失其耕耘無逆其生理雨露之滋而助長以至於一暴十寒則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矣。學何以異於是。有質而不學苗而不秀者也。學而不能有諸物秀而不實者也。愚按苗自宜秀秀自宜實不秀不實物理所不宜有亦人情所必不欲有然而竟有兩有矣夫當頭棒喝動魄驚心致為森悚作意外惋惜者非。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焉知之焉於處反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按可畏者後生畏之者我也我之今日自是說他可畏處不必如時解以今日所期望言然我字亦只海概說或竟欲坐實聖人身上則泥矣。其勢可畏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精義范氏曰凡人進德必在於少下歸仁焉此聖人所以畏後生也若不能強學至於四十五十而無聞焉其終亦可知也故不足畏矣。呂氏曰四十五十血氣盈而將衰好惡習而成性善惡已定幾不可易故無聞者不足畏見惡者至於終。語類問後生可畏是

方進者也。四十五而無聞，是中道而止者也。曰然。慶源輔氏曰：年富則進學有餘，日力強則進學有餘功。故足以積學而有待。年少而德業進修，則未易量而可畏。已老而實損，各銷則不足畏，而可哀。集註謂警人使及時勉學，盡之。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

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

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雙峯饒氏曰：日可畏，期望以勉勵之日，不足畏，絕望以警戒之。尹氏

先釋後二句，却轉來釋前二句，見勉勵之意重，不成說他

不足畏，了便休。○說統此通是激厲後生語，只作一人看

說可畏，所以欲動他，說不足畏，所以警醒他。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異與之言，能無說乎？

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異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新安陳氏

曰：如絲有端緒，尋求其端緒而思慮紬繹之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

面從而已。語類如：漢武帝見汲黯之直，深所敬憚，至帳中

仁義豈非面從而已。異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

微意之所在也。語類如：孟子論古人好色好貨，齊王豈不

其能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精義：尹氏曰：不背其言

不若遂改其事，喜悅其說，不若尋繹其意。○或問：小註上

半截須重講，改繹以為下轉語，地重處在不改不繹，聖人

謂如此等，入與他說得也。不濟事，故曰：吾未如之何也。已

○慶源輔氏曰：從法言悅異言，秉彜之性也。從而不改者，物欲堅強而不屈，就於理說而不繹者，志氣昏惰而不反，求諸心學之不進，德之不修，家之不齊，國之不洽，皆由是

基之若此之人雖聖人亦莫如之何也○困勉錄從與悅權在言者改與釋權不在言者故曰吾未如何全是激發他改
○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異言若

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釋矣從且說矣而不改

釋焉則是終不改釋也已雖聖人其知之何哉湛甘泉曰說而不釋

猶不說也而甚於不說從而不改猶不從也而甚於不從何也不說不從者即蔽錮日甚然此念一轉其奮發猶可望亦從亦說只是不釋不改全是頑皮心性如何着手○說統不重吾說之窮重彼不可救藥上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入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

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精義謝氏曰我心匪石

以謂之志可奪非志也山岳可移志不可移死則可奪志則不可奪○語類志執得定故不可奪執不牢也被物欲奪去志真箇是不可奪○南軒張氏曰此所謂志謂守其道而不渝如虞人非其招不往之類是也若守認私意而不知徙義則是失其所主謂之任意則可耳非志也○慶

源輔氏曰志與意不同意是發動處志是存主處夫子所謂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其可得而奪乎○雙峯饒氏曰三軍有千萬箇心匹夫只是一心若三

軍離心則帥便被人奪了匹夫之志在我而已故不可奪此是教人立志○勉齋黃氏曰共姜一婦人卑而之死誓靡他其志之不可奪如此況士志於仁志於道而豈可奪哉○洪氏曰志氣之帥也故以為喻○條辨匹夫不限定

未從事學問之人只對三軍言勢孤力微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衣去聲緼

紆紛反貉胡各反與平聲

敝壞也緼臬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著展呂反禮韻貯字亦作著通作褚以綿裝衣

之謂臬著襍用臬麻以著袍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

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

道矣故夫子稱之語類白有一般人着破衣服在好衣服中亦不管者子路自是不把這般當事

○問子路却是能克治如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日子路自是恁地人有好物事猶要與人共用○或問曾氏以為子路尚志而忘物惟其不恥敝衣故能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此意亦善○條辨契繫在

與衣狐貉者立上人當彼此相形時即外面過得內面不覺動了便是恥心未忘這箇不恥說得細與恥惡衣惡食不同○蒙引須看集註可以進於道下文何用不臧便是此意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伎之反

伎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伎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

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紹聞編雄雉之詩婦人以其君子從

役于外而作其卒章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伎不求何用不臧詩意自大槩說夫子引之則伎求以處貧富而言大凡人不知內重外輕故有外慕一有外慕不伎害即貪求何往而能臧故人能無此二者則凡善可進○愚按詩詞從上其由也與倡歎而下與荷蕢之高詠厲揭兩言同一聲情非如他處上有詩云下有我句當年偶爾會心衝口而出嘉予之中正復深情無限但將詩句作意長吟下節兩重早已反照入江翻石壁矣○何用不臧本註只作

何為不善時解多實呂氏曰貧與富交強者必伎弱者必拈用字非纖則滯矣求語類世間人見富貴底不是心裏妬疾他便羨慕他只是這般見識又曰李閔祖云伎是疾人之有求是恥已之無呂氏說亦近此意然此更分曉條辨不伎不求都從不恥中來強者因恥已之無而遂疾人之有弱者因慕人之有而益恥已之無都不脫恥字閔祖推明呂說得互看更精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

此以警之語類所謂終身誦之亦不是他矜伐只是將這箇做好底事終身誦之要常如此便別無長進矣問子路終身誦之夫子何以見得終其身也曰只是以大勢恁地這處好只不合自擔當了便止於此便是自畫大凡十分好底事才自擔便也壞了所謂有其善喪厥善愚按終身字只是記者從他意思上形容分明畫出一

箇足字蒙引始言何用不臧者以其可進於道也後言何足以臧者以其不復求進於道也按本文是道即指不伎不求而言與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註中道字別

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入遠矣然以眾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

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文集問人惟中無所養而後饑渴得以害其心

也故不能自安於貧而有慕乎人之富此心一動物欲行焉故雖可已而不已如所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有不可勝窮之私由是以失其本心而忌疾伎害以生否則詭曲以求之而不自知其為卑汗淺陋之甚也子路之志不牽於外物之誘夫子稱之欲以進其德惜乎不能充此而上之至有終身誦之之蔽不然簞瓢陋巷之樂當與顏子同之日用工夫信乎不可遽已也日然潛室陳氏日子路於世間名利關大界限分明處已見得破但其工夫尚踈

未入聖賢闢室所以聖人常欲抑其所已能進其所未能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

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胡氏曰小人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者猶春夏之交萬物青蔥

雖有堅脆之不齊然未可辨也及事變之來小人則隨時

變遷君子則所守不易非死生禍福可得而移亦猶重陰

沍寒生意憔悴而松柏獨蒼然不變○慶源輔氏曰小人

之在世或被化而強於為善或畏威而覲其免罪故其迹

或與君子無異也臨利害遇事變則強於為善者或汨於

欲而忘其勉強之心則惟利之趨覲於免罪者或乘其變

而以為罪之未必及已則放肆邪侈真情發露而不可掩

惟成德之君子則素其位而行雖造次顛沛而未嘗違也

故其所守然後可見○南軒張氏曰力量之淺深平時未

易見也惟當利害艱難之際則可知其所守者矣人徒見

其臨事之能處也而不知其所守之有素也松柏○謝氏

之質堅剛矣獨於歲寒之時而後人知其後彫耳○謝氏

曰士窮見節義士窮乃見節義韓退之語世亂識忠臣疾風知勁草板

宗欲學者必周於德孟子曰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或

發明此章之意○或問小註松柏之後彫誰不知之舉似

凡木使皆不自菲薄耳又曰自是勉勵君子語○雙峯饒

氏曰松柏至春後方易葉故曰後彫必有松柏之操然後

不為歲寒所變以比必有君子之德然後能不為利害事

變所移臨利害遇事變是兩件士窮見節義以利害言世

亂識忠臣以事變言○新安陳氏曰後彫雖待歲寒而後

可見松柏之有心則貫四時而有常託物以比君子其意

知起見後人誤會為後知歎息為松柏感憤作悲涼激楚

之音去之遠矣○知字只當一見字看本無甚深意謂松

柏之後彫直至歲寒乃見耳觀集註云然後君子之所守

可見其義自明至其所以能後彫者自有平時本領在到

敦復堂

得歲寒水落石出彫者自彫不彫者自
不彫非松柏示異松柏自不得不異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語類真見得分曉故不惑。精言此

辨疑似之交皆足以燭之如何會惑理足以勝私故不

憂語類仁者通體是理無一點私心事之來者雖無窮而

天下之公在我何憂之有。問仁者如何會不憂曰仁者

心便是理看有甚事來便有道理應他所以不憂按此似

少註中勝私意紹聞編謂胡氏之說得之胡氏曰公理不

能勝私欲則憂患多端仁者至公無私與理為一理所當

然則貧賤夷狄患難皆素其位而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

行無往而不自得所以不憂也今有見得道理分曉而

反懼怯者氣不足也。慶源輔氏曰有義理之勇有血氣

之勇氣本粗厲惟配乎道義則為道義之助而可以言勇

所謂不懼者非悍然不顧也主乎義理而言故以配道義

言此學之序也文集問此三句其要在致知知之明非仁

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為先曰此說甚善正吾人所當

自力也。語類問知者不惑明理便能無私否曰也有入

明理而不能去私欲者然去私欲必先明理無私欲則不

屈於物故勇惟聖人自誠而明可以先言仁後言知至於

教人當以知為先。有知仁而後有勇然而知仁又少勇

不得蓋雖曰仁能守之必有這勇方能守得到頭方能接

得去若無這勇則雖有知仁少間亦會放倒了。問君子

道者三次序何以異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此

誠而明明而誠也問中庸言三德之序如何曰亦為學者

言也問何以勇皆在後曰未後做工夫不退轉此方是勇

○蒙引此皆以成德者言但以知者居仁者之先是學之

序也不可以知者等俱為進學者之人愚按朱子因下論

重見而有異同故以此為學之序實則皆成德事也但彼

處統屬君子故仁居先此三項開說故知居先究竟不惑

不憂不懼亦惟現成知仁勇者乃能之
本文只渾說學之序畧見大意可耳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精義伊川曰有求為聖人之心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范氏曰可與共學者同術業也學者未必志於道故未可與適道志於道者未必能有立也故未可與立能立矣而權為難者道之用也惟聖人能盡之謝氏曰可與共學質美者也然而未必能行故未

可與適道能行乃可以適道矣然或作或輟者有之故未可與立能強立而不反矣未必能體常而盡變故未可與權權非機巧權變之謂猶權衡之權以其稱物得中而已不及則仰過則俯中則不學至於權時中之謂也○語類所立可與權遭變事而知其宜此只是太概如此說○問權便是義否曰權是用那義底問中便是措之宜否曰以義權之而後得中義是稱權是將這稱去稱量中是物得其平處問權地位如何曰大賢已上○問程子云權者言稱錘之義也何物以為權義是也然也只是說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此意如何看曰此如有人犯一罪性之剛者以為可誅性之寬者以為可恕槩之以義皆未是合宜此則全在權量之精審然後親審不差欲其權量精密是見得那正當底道理分明了不為事物所遷惑當去然方當小人進用時猝乍要用君子固當用小人固根固帶時便要他去他即為所害這裏須斟酌時宜知箇緩

急深淺始得。○楊氏曰：知為已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

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

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

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

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公羊傳：桓公十年，宋人執祭仲，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權者何？

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韓康伯注：繫辭云：權反經而合道，必合乎巽順而後可以行權也。○精義：伊川曰：人多以反

經合道為權，其實未嘗反經。權猶衡輕重兩平，乃權之義。又曰：古今多錯用權字。才說權便是變詐，或是權術，不知

權只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才合義便是經也。范氏曰：自漢以來，儒者論權多以爲反經合道，甚矣其

不知權也。經者道之常也，既反之矣，豈有先之以不正而可合於道乎？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聖人之心若權，然後物至而不可銖兩欺之。是以輕重適得其均也。夫事有大小，未嘗無權。堯舜惟能權與子之，不如與賢也。故以天下與舜禹而後世莫不以爲周公惟權親戚之不可私也。故

誅管蔡而天下不以爲不仁，直躬惟不能權於與入拒人之

輕重也。故以證父爲直，微生高惟不能權於與人拒人之

間也。故以乞醯爲仁，故曰事之大小莫不有權。惟聖人能

盡之，所以爲不倫之至。或問：申之曰：天下者物也，與賢與

子者，分兩之所在也。當堯舜之時，以權加諸與子，則天下

重與子輕，而其權仰矣。然加諸與賢而屬之四岳，臯陶則

未足以勝天下之重而未免於仰也。故必歸之舜禹而後

適得其平焉。此范氏不盡之意，而與謝氏亦無以異焉。者

也。○語類問：經與權之義，曰：公羊以反經合道爲權。伊川以爲非若平看反經亦未爲不是。且如君臣兄弟是天地

之常經，不可易者。湯武之誅桀紂，却是以臣弑君，周公之

誅管蔡，却是以弟殺兄，豈不是反經？但時節到這裏，道理

當恁地做，雖然反經，却自合道理。但反經而不合道理，則

不可若合道理亦何害於經乎又日合於權便是經在其
 中○漢儒謂反經合道為權伊川說權是經所不及者權
 與經固是兩義然論權而全離乎經則不是蓋權是不常
 用底物事如人之病熱病者當服涼藥冷病者當服熱藥
 此是常理然有時有熱病却用熱藥去發他病者亦有冷
 病却用冷藥去發他病者此皆是不可常論者然須下得
 是方可若有毫釐之差便至於殺人若用得是便是少他
 不得便是合用這箇物事既是合用此權也所以為經也
 漢儒說權離了箇經伊川說權便道權只在經裏面且如
 周公誅管蔡與唐太宗殺建成元吉其推刃於同氣雖同
 而所以殺之則異蓋管蔡與商之遺民謀危王室此是得
 罪於天下得罪於宗廟不得不誅之也若太宗分明是爭
 天下故周公可謂之權而太宗不可謂之權孟子曰有伊
 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故在伊尹可謂之權而
 在他則不可也權是最難用底物事故聖人亦罕言之
 自非太賢以上自見得這道理合是恁地了不得也○可
 與立者能處置得常事可與權者即能處置得變事雖是
 處變事而所謂處置常事意思自在并以辨義異以行權

此說義與權自不同義字大包得經與權自在經與權過
 接處如事合當如此區處是常法如此固是經若合當如
 此亦是義當守其常事合當如此區處却變了常法恁地
 區處固是權若合當恁地亦是義當通其變文中子云權
 義舉而皇極立若云經權舉則無害經自是義愚按先儒
 權亦是義義字兼經權而用之不可將來對權故諸說不載
 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今已析為二故有反

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

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語類問權與經亦當有辨莫是經

既是中則與經不異否日經是常行道理權則是隨事以取中
 行不得處不得已而有所通變底道理權得其中固是與
 經不異畢竟權則可暫而不可常如堯舜揖遜湯武征誅
 豈可常行乎觀聖人此意畢竟是未許人用權字學者須
 當先理會這正底道理○若說權自權經自經不相干涉
 固不可若說事須用權經須權而行權只是經則權與經

又全無分別觀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子曰嫂溺援
之以手則權與經須有異處雖有異而權實不離乎經也
這裏所爭只毫釐只是諸公看不細伊川說權只是經
恐未盡却又云權是經所不及者此說方盡蓋經只是
存得箇大法正當底道理而已若精微曲折處固非經之
所能盡也所謂權者於精微曲折處盡其宜以濟經之
所不及所以說中之所貴者權權者即是經之要妙處也
如漢儒說反經合道此語亦未甚病蓋事也有那反經底
時節只是不可說事事要反經又不可說全不反經如君
令臣從父慈子孝此經也若君臣父子皆如此固好然事
有必不得已經所行不得處也只得反經依舊不離乎經
所以貴乎權也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立便是經可與
立則能守箇經有所執立矣却說未可與權以此觀之權
乃經之要妙微密處非見道理之精密透徹純熟者不足
以語權也問看來權字亦有兩樣伊川以權只是經蓋
每日事事物物上稱量箇輕重處置此權也權而不離乎
經也若論堯舜禪遜湯武放伐此又是大底權是所謂反
經合道者也曰只一般但有小大之異耳如堯舜之禪遜

是遜與人遜一盆水也是遜湯武放伐是爭爭一箇彈丸
也是爭康節詩所謂唐虞玉帛煙光紫湯武干戈草色萋
大小不同而已矣伊川說經權字將經做箇太底物事經
却包得那權此說本好只是據聖人說可與立未可與權
須是還他是兩箇字經自是經權自是權若如伊川說便
用廢了那權字始得只是雖是權依舊不離那經只是
經之變如冬日須向火忽然一日太熱須着使扇這便是
反經今須是曉得孔子說又曉伊川之說方得又曰經是
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又曰若不是大聖賢用權少間
出入便易得走作紹聞編有程子之說而經權之義始
正有朱子之說而經權之義始明或云權不專指處變如
處常而不知權何能合道吾謂如子莫執中而無權則常
事亦須有權此章以權對立則權主變事為通其變如所
謂異以行權無可疑者愚按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程
子非之實則果能合道亦無惡於反經其非之者恐人
味反經流於權變權術也程子以權只是經朱子論之實
則經權總離義不得權而合義權即是經其論之者以權
固不離乎經而精微曲折有非經之所能盡其界分不容

一槩抹殺也。朱子之論權詳矣。愚竊謂其要領在經是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何謂已定。人倫日用之間具有聖賢之成法。到得立時見得真守得定。卓然不為事物所搖。依硬本子。做去自是各還分兩。此經非無權而初無俟於權也。何謂未定。天地間事物任他千變萬化。莫不有一定之理。但到得常法所不能行處。自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但初無成轍可循。不能不自我作古。非義精仁熟無一毫人欲之私。難以因心作則。隨時取中。此權自不離乎經。而必待於權而始定。朱子謂須是聖人方可。所謂窮神知化。德之盛也。看來通節神氣說。可與便說未可與說未可與便隱然須教可與如未共學無由適道。既共學須教適道。一路相生相引。到得由立而權。乃是學中至處。而聖人以未可與終焉。不獨難之。抑亦慎之。程子曰。人無權衡不能知輕重。聖人則不以權衡而知輕重。聖人則是權衡也。此可見大舜之由仁義行。孔子之從心所欲。這才是權字中全體大用。若胸無成竹而好語通方。此正洪氏所謂未能立而欲行。鮮有不仆者矣。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棣大計反

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

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

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語類此自

是一篇詩與今常棣之詩別。此逸詩不知當時詩人思箇甚。東坡謂思賢而不得之詩。看來未必是思賢。但夫子辨此詩於六義屬興。若以偏其反而本文字意解。則以華之不相向而相反。以興室之不相近而相遠也。依晉書以偏作翩。反作翻。為形容華之搖動。則以華本無情之物。而有情以興人本有情。而反不得遂其情也。其大指只在豈不爾思上。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音扶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或問小註此章

聖人自論思，非論詩也。新安陳氏曰：逸詩所謂爾思以思其人，言夫子所謂未之思，以思此理言。何以知爾思之為思其人，也以室字知之。但不知所謂爾者，指何人耳。然辭意婉而平和，無褻狎態。東坡以為思賢之詩，亦或然也。愚按詩言思子曰：未思詩言遠子曰：何遠固是借其言而反之。而詞氣渾然，含蓄不盡。云只是不思，那得有遠中間更著一字不得。若叫破未思，故遠能思，便不遠神味索然矣。至於上節思入下節思理，義固有之。然必鑿然劃開，正恐當年只借詩詞畧作點撥。程子所謂意思深遠，或不宜然。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九終

